

齊格蒙：現在，新郎新娘，我們有給你們的禮物！

銀燭台！喜歡嗎？

雅各：卡茲：誰的？

朵拉：我的！

亞伯拉罕：上帝！

梅納赫姆：我幹！

瓦德克：謝謝。

瑪莉安娜：好漂亮！

禮物一件件送出，死者也一一認出自己的所有物。然而，最諷刺也最令人尷尬的場景則是當「瑪莉安娜」收到來自蘇夏的禮物，卻赫然發現這是「蕾秋」（她自己）的東西：

蘇夏：桌布，和餐巾。

朵拉：誰的？

蕾秋：我的？

蘇夏：是嗎？是歐力克帶回來的……

亞伯拉罕：上帝！

梅納赫姆：我幹！

瑪莉安娜：好漂亮。

瓦德克：拉海姆！「米隆加探戈」！所有人跳舞！（註5）

《我》劇中，史氏用不帶感情的語言，以有如記錄片的方式帶出波蘭一段令人不安、不堪的歷史。對他來說，歷史並不是一個陌生的領域。在他與魏沙林劇團合作期間（註6），還有在之前的劇作《沙皇尼古》*Car Mikołaj*、《預言家伊利亞》*Prorok Ilja*中，史氏就展現出他對歷史、傳說及民間故事的興趣。然而，《我》劇並不是照本宣科的史料研究，而是作者從史實汲取靈感而虛構出的創作。就像布洛夫斯基寫集中回憶的作品《女士先生，請進瓦斯室》（註7），《我》劇大膽揭露波蘭人和猶太人之間複雜的關係，以及波蘭人的反猶情結。在國族主義盛的波蘭，揭發這一點是需要勇氣的。史氏曾說：「作為一個國家，我不能只承認那些別人帶給我們的痛苦。寫這個劇本，我想和大家分享是歷史的另一面：我們也給別人和自己帶來了痛苦。」



塔德烏什·史溫伯傑內克作品《我們的班級》。
（Krzysztof Bielicki 攝）

傳統和當代間的引水人

Wacław Sobaszek

沃茨瓦·索巴謝克



沃茨瓦·索巴謝克
（Krzysztof Dziemian 攝
凡歌蒂劇場 提供）

貢札羅：「你還沒受夠你的『波蘭性』嗎？你的苦難？那永恆的悲情與絕望？今日他又在鞭打你們！你還要堅持受罪？你不想要點別的什麼，不想換點新的東西？你只想讓你們這些兒子跟隨老子的腳步，在那圓圈裡打轉？喂，從父親的牢籠裡掙脫吧，飛入荒野，看看未知的天地！……」

這是《大西洋彼岸》中（註8），貢札羅（Gonzalo）所說的一段話。用它當開場白來介紹「凡歌蒂劇場」（Węgajty Projekt Terenowy）導演沃茨瓦·索巴謝克（1953-）的創作理念，實在是再恰當也不過了。不只是因為索氏曾將貢氏的《大西洋彼岸》和劇作《婚禮》*Ślub*結合，創造出一齣探討波蘭人認同的傑作《子國》*Synczyzna*（註9），也因為凡歌蒂劇場多年來的活動（不管是演出、社區運動或工作坊）正是繞著「在傳統上扎根，同時追求突破」這個中心主旨打轉。

像大部分波蘭人一樣，索巴謝克對傳統有一份深厚的情感。但是就像大部分波蘭知識分子，他對「傳統是什麼」以及「傳統能拿來幹什麼」抱著十分批判的態度。作為一個認真的劇場／音樂人，他不想成為在節慶活動上表演民俗秀的工匠，另一方面，他也不想把自己和文化的「根」斬斷，轉而去迎合大眾或西方口味的劇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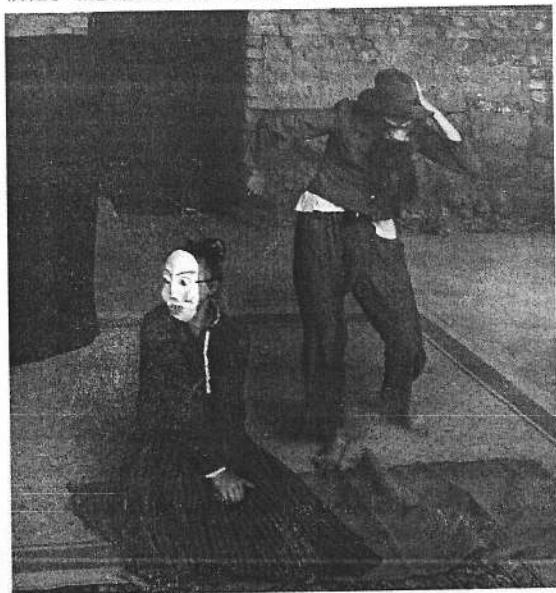
不滿於只是「重建傳統」（rekonstrukcja tradycja），同時亦深深了解「活的傳統」有時非但不會凝聚社區力量，

反而會造成衝突和誤會，索巴謝克選擇了他所謂的「建／解構傳統」(redekstrukcja tradycji)，也就是從傳統文化中尋找靈感和力量，進而創造出屬於「此時此地」的當代劇場。每年，凡歌蒂劇場都會舉辦一連串頌歌吟唱(kolędowanie)和嘉年華(Zapusty)工作坊，讓年輕人體驗傳統文化。當工作坊結束，這些年輕人戴上面具，到村莊裡挨家挨戶演出短劇，為村民祈福、唱歌。如此一來，他們身體力行地成了傳統文化的傳播者，而傳統文化也因為他們的新意、新詮釋而有了新的生命。

可貴的是，這些「田野調查」對凡歌蒂劇場的戲劇創作也有極大的貢獻。在《子國》中，觀眾所見到的融合義大利即興喜劇(Commedia dell'arte)和波蘭傳統風格的面具，正是來自對頌歌吟唱和嘉年華深入研究的成果(註10)。另外，傳統民族音樂和舞蹈也對演員的表演起了相當程度的影響，使這齣戲在探討父親(傳統文化)和兒子(現代文化)關係的同時，也透過面具和肢體語言呈現出「波蘭的父親」：一群像是從波蘭文學經典《祖先》Dziady及《塔杜斯先生》Pan Tadeusz(註11)中走出來的人。這些固定、陳腔濫調的「典型人物」，正是賈布羅維奇亟欲逃離、反抗的。

在「子國」首演六年後，索巴謝克和凡歌蒂劇場又回到了對賈布羅維奇的探索。這次，他們和鄰近小鎮揚科沃(Jonkowo)社會福利中心的居民一同合作，推出了結合《婚禮》和《伊沃娜，柏甘達的公主》的《伊沃娜要出嫁》Iwona poślubiona。除此之外，凡歌蒂劇場也持續他們對社區及環保議題的關心，在今年演出了和保護水源有關的環保劇《水，2030》Woda 2030。◎

沃茨瓦·索巴謝克作品《水，2030》(Paweł Górecki 攝 凡歌蒂劇場提供)



相關網站

維哲比茨基 <http://tadeuszwierzbicki.com/>
第八天劇場 <http://www.osmego.art.pl/t8d/>
凡歌蒂劇場 <http://free.art.pl/teajty/english.php>
史渥伯傑內克領導的劇院 <http://teatrnowoli.pl/>
魏沙林劇團 <http://www.wierszalin.pl/>
格傑葛許·亞津那所屬的劇院網站 <http://www.trwarszawa.pl/>

註：

1. Bruno Schulz, "Księga", Opowiadania. Wybór esejów i listów, Wrocław: Zakład Narodowy im. Ossolińskich, 1970 (Biblioteka narodowa), p. 129
2. 同註1。
3. 波蘭劇作家塔德烏什·魯熱維奇(Tadeusz Różewicz)曾在劇作《證人，或我們小小的穩定》Świadek, albo nasza mała stabilizacja中對這個社會狀態做出深刻的批判，本劇中譯本(林蔚的譯)請見《衛生紀詩刊+08流動人口》(2010年7月)，60-79頁。
4. 這段文字原載於第八天劇場在1971年演出《一口氣》Jedną tchem 時的節目單。
5. 拉海姆，猶太人在喝酒時的祝賀詞，相當於「乾杯」。
6. 魏沙林劇團(Teatr Wierszalin)由史渥伯傑內克及彼得·湯馬斯祖克(Piotr Tomaszuk)成立於1991年，是波蘭最著名的劇團之一。魏沙林劇團長年以來關注波蘭／白俄羅斯邊境的文化、歷史及宗教，也在演出中使用民俗音樂、面具和偶戲的元素。它曾三度在愛丁堡藝穗節得到Fringe First。
7. 塔德烏什·布洛夫斯基(Tadeusz Borowski, 1922-1951)波蘭詩人／作家。二戰期間因從事反抗德軍運動而與未婚妻一起被抓入集中營。在他的代表作《女士先生，請進瓦斯室》Proszę państwa do gazu中，布洛夫斯基描寫波蘭人在集中營中為了生存，而做出的一連串不得已惡行(賄賂、協助德軍毆打猶太人，把他們送進瓦斯室等等)。他對自己這些經驗誠實、毫不留情地批判及反省，使他的作品成為戰後集中營文學的經典。
8. 《大西洋彼岸》Trans-Atlantyk/Trans-Atlantic是波蘭作家賈布羅維奇在流亡阿根廷期間寫下的自傳體小說。作者以嘻笑怒罵的口吻批判波蘭人的悲劇性格，同時對他們的國族及自我認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及辯證。
9. 在波蘭文中，「祖國」一詞(ojczyzna)源自於「父親」(ojciec)。賈布羅維奇發揮他一貫的反叛／反諷天性，將父親的頭(oj)砍去，換上兒子(syn)——於是創出一個新字彙"synczyzna」——意味著：兒子的國家。
10. 波蘭劇場大師揚·朵爾曼(Jan Dorman)曾指出：頌歌吟唱與義大利即興喜劇(commedia dell'arte)有異曲同工之妙；在兩者之中角色與情境是固定的，但是戲劇的韻味及能量則是來自大量的即興表演。
11. 這兩個作品都是波蘭浪漫主義詩人亞當·米茲凱維奇(Adam Mickiewicz)的名作。